虛舟題跋

楊竹坡續刊竹雲題跋序

金石文字流傳家爲奧牘而考評題識雅不在多顧非好古而能察書者尠克與焉康熙間翰林金壇王君竹雲工八

瀍硞嗜前賢遺墨所及金石刻一一鉤稽真贋手題掌錄必研審再三而後著於篇往予見竹雲京邸圖史左右其積帙盈架插間者壽古瀍書

也阮同館相善每退直過從見竹雲斯夕丹鉛雜於前苗髮不少置則進規曰子猶爲張仲揚柯丹邱其人耶竹雲嘆謝予曰人各有癖集

此不為疲也竹雲孜數十年人稍稍知愛其手蹟每其題跋而裒集之者不一家、壽泉得而刻之凡四卷同里楊子竹坡復為其續成十卷校梓

以傳柳顧寧人所謂同此好者縱而錄之者非歟昔孫莘老守吳興網羅偃仆斷缺於荒坡野艸之間莫不甄錄其墨妙亭石刻大半載王象之碑目而

劉原父在長安所地多古簠敦
鏡甗尊彝之屬皆具款識文
字奇古因以考知三代制度與
先儒所說不同者予嘗惜吾鄉
曹倦圃先生所法畫數十年自

大禹岣嶁碑以下凡八百七十餘卷自爲表示後進令散佚不傳一字暴蓋舉似竹雲升雲顧不少惜使其乃孫劉覽古之地輯而讀之吾知其所以必有

與歐趙諸人相頡頏者而豈僅此一刻再刻已也集順居士錢陳羣時年八十有九

虛舟題跋序

國朝書家後先炳蔚王蒻林先生名家盛先生篆法直追唐漢深自矜貴技人得而藏弆者真行居多先生取上下數千載生平臨橅舊蹟各為題跋考核詳確鉤元洞徹洵書學之秘苑也論書準

前賢集錄諸書意存乎見少其皮相之流歟夫入五都之肆出海珍奇瓌璀煒爍爛然雜陳擇瞭心目奚若清門舊族承積厚之餘儲蓄蘊釆不必盡天下罕有之物所永在懷握者自極深傳之上品也冥搜遐想之士昕夕按圖經緒志

彝名山神境可閑万慮毀冥若藤杖芒
鞵任情獨往就所登陟高濵虛秀之狀
雲飛烟結林攢瀑瀉之景時吞吐出沒
於胸坎也習與俱化乃通乎神豈浮游
繁富者言學勝哉先生從心腕間竊力
追摹瀝其膏液不知古人為我〻為古

人舉凡傳授變化深淺異同祕奧畢宣無少晦匿是書家之微言非文人之博覽其中糾史氏之闕遺析傳聞之舛誤特嘗亓餘馥焉耳先生竹雲題跋已有刊本楊君苙出復得虛舟題跋十卷較竹雲本稍多論說間有小異爲校刊而

並行之竝出蘊藉好古亦與有功於蓺
林已余書學淺昧多承先大父司寇公
意習隸書迄今於古所謂投戟揚波雄
奇靈逸縱未近侶惟竊謂漢隸蝸法於
神唐隸凝神於法唐之視漢辟堅域之
大幾於化學者不守唐人矩矱何由問

漢人途徑令人哆口漢隸實被狡獪者所愚弄思招謏訕牢結吾舌先生剔已痛切推繩力掃華陰重霧即此匡謬祛惑之功為益寧有涯量哉

乾隆辛卯九月十有八日桐鄉馮浩序

虛舟題跋目次

金壇王　澍箬林著
吳興温　純一齋訂

卷之一 原卷第四

見竹雲本者不錄虛舟本復有跋者仍錄

晉王羲之二十二帖
晉王羲之筆陣圖
晉孝女曹娥碑
晉王羲之官奴帖
晉王羲之頭眩方
晉王羲之豹奴帖
晉王羲之行穰帖
淳熈續帖羲之帖

卷之二 原第五

梁王彬書

梁陶隱居書

隋龍藏寺碑

隋緣果道場磚塔記

卷之三 原第六

唐歐陽詢皇甫府君碑

唐等慈寺碑

唐昭仁寺碑

唐歐陽詢化度寺邕禪師碑
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唐歐陽詢虞恭公碑
唐歐陽詢小楷千文
唐歐陽詢廻京二帖
唐歐陽詢臨右軍帖
唐歐陽詢小楷千文覆本
唐中宗賜滎陽令勑

唐馮承素摹本樂毅論
唐僧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

卷之四 原第七

卷之五 原第八

唐薛稷正立三帖
唐徐浩嵩陽觀碑
唐實際寺隆闡法師碑
唐玉真公主靈飛經
唐李邕縉雲帖
唐韓愈書
漢將紀信碑
唐鍾紹京書三彌底部論上卷

唐顏真卿送劉太冲叙

唐顏真卿自書太子少師告

唐顏真卿朱巨川告

朱巨川小楷告

唐顏真卿鹿脯帖

唐顏真卿華嚴帖

唐顏真卿玄靜先生碑

唐顏真卿家廟碑

卷之七原第十

卷之八 原第十一

宋蔡卞書
宋張即之書
宋張南軒茘枝帖墨蹟
宋賈秋壑玉枕蘭亭
元趙子昂篆書酒德頌真蹟
元趙孟頫大道歌篆書
元趙孟頫書小楷洪範真蹟
元趙孟頫幷上蘭亭

元人墨跡

元僧元浩金書法華經

元高房山雲山圖

明文徵明隸書千文

明祝允明蘭亭并文徵明圖

明祝允明小行楷

明祝允明家訓楷書

明董其昌臨黃庭内景經

卷之九原第十二

卷之十原第十三

王奉常晴嵐暖翠圖
顧玉停鍼剌蘭亭圖
王石谷溪山清遠圖
王石谷山水
古洛神賦畫
黃尊古山水
惲南田畫
惲南田詩畫

虛舟題跋目次終

虛舟題跋卷一原第四

金壇王

吳興溫　純一齋訂

魏鍾繇賀捷表見竹雲本

比干墓殘字

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墓今此石尚存大夫二字闕墓字淺不全世傳以為孔子書按隸始於秦不應孔

子時遠有餘書故秦觀以為唐人筆意此四字筆力淳古陗拔唐人所不能及然字原以為是漢人者亦過今玩其筆法結構與魏公卿上尊號表奏受禪兩碑絶相似定當是魏人書集古録云唐賢多傳此二碑為梁鵠書而顔真卿以為鍾繇書則此四字若非梁鵠定是鍾繇真卿淵鑒必非無據揔之鍾繇梁鵠終緣聚訟所不能定然目為魏人書竊自謂不磨之論魯公

復起不能易矣

焯按竹雲定之本謂此當是秦漢時人書則所謂魏人書猶非定之論也

魏鍾繇諫伐吳表

魏志文帝紀黃初三年冬十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爲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並進權臨江拒守據此則魏之伐吳乃在黃初三年而此表云黃初元年十二月甲戌按帝以是年十月庚午

踐阼十二月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未嘗南征也又鍾繇傳繇初以說淮汜功封東武亭侯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即王位復為大理表稱大理略與史合然繇之為大理乃在文帝即王位之時及帝踐阼改廷尉封崇高鄉侯不得復稱大理亦不得復稱東武亭侯也以此表觀之魏志無一合處定是偽書表末以臣無任不獲之命及戎路扈從乃攄取賀捷表中之語

爲之鍾繇之免相國在建安二十四年九月及
文帝踐阼方屢加封爵且有一代偉人之目未
嘗罷官安得云無任其僞不疑

魏鍾繇薦季直表

此表自魏黄初二年歷元至正九年凡一千一
百五十三年皆不著至元時陸行直始拔之自
是以来名流讚歎遞相傳授遂爲太傅第一真
蹟無敢更有異論按鍾繇傳繇以説李漼郭汜

功封東武亭侯在獻帝初平三年及文帝踐阼改廷尉進封崇高鄉侯今此表在黃初二年則文帝踐阼已踰年繇之進封崇高鄉侯久矣不得漫稱東武亭侯又銜稱司徒按繇於初平間由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即王位為大理及踐阼改廷尉未嘗為司徒與史書皆不合又表稱季直功在饋餉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當武帝與袁紹轉戰延津官渡間衆少糧

盡殘危者數矣既賴直鐀餉始得破絕由此遂得定之天下則直之有功於魏者大法應淂書今魏志不為立傳而官位勳爵又與史無一合當是偽跡書雖古雅然比於唐摸賀捷真跡韻味淺淺倍萬懸絕前人有是李公麟書之疑觀其筆法信是公麟所作故自唐宋來未有稱述至於元時陸行直不能深究本末湯以卷後有鍾繇銜名遂妄意推許以為太傅真蹟實則不堪

研核磕著粉碎耳或疑卷中民字闕筆當由唐人重文皇諱以此決其為唐以前書然安知非作偽者故意刪去乎指此為證正不如援據史書之真實不磨也此卷初為沈石田所收嘉靖閒在錫山華氏刻真賞齋中後為大吏脅取以獻分宜嚴相國嚴敗沒入內廷復以代祿轉落人閒為王弇州所得反覆轉徙至康熙中入真定梁相手雍正二年雙峰年太保入覲還過真

定此卷遂歸於年未幾年敗又復沒入雖名蹟流傳有緒實皆由耳鑒耳至祝京兆指為焦季直直是誤認侯字不足一笑也

又陸行直跋稱以至元甲午得此卷未幾失去以至正九年重得之得失歲月歷五十六載元有兩至元此至元甲午乃是世祖至元三十一年非順帝之至元也并附書之

焯按薦季直表今為三希堂帖第一種

洵墨王也竹雲本已謂太傅晚年融釋脫落
渣滓盡去之作且云史書往往多誤以所校
勘或史誤亦未可定蓋已審定其爲真蹟矣
此䟦又何足據以其雜博故仍錄之
吳皇象天璽紀功碑見竹雲本
吳皇象急就章見竹雲本
晉王羲之十七帖見竹雲本
右軍爲會稽王懷祖檢察苛急右軍罷於簡對

遂於父母墓前自誓去郡作書與謝萬石辭世
為采真之遊此十七帖大半皆優游人外語盖
是其去郡後事故風裁清逈無復一點塵氣皆
右軍絳世帖也然志登岷嶺峨眉竟不獲遂服
食採藥壽止五十有九豈造物者限之有數存
其間耶此卷唐摹墨跡比世俗流傳本少一十
五行從容衍裕氣象超絕去真蹟僅隔一紙後
有唐文皇勑字及褚中令楷䟦皆是奇蹟

焯按首一跋與竹雲本不同蓋竹雲本別有
著說也

晉王羲之二十二帖

右軍二十二帖前十六帖為豐考功南禺所藏豐題其後云太清樓古刻按曾淳石刻補敘元祐五年秘省乞以淳化閣帖所未刋前代遺墨入石有旨從之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八月畢工凡十卷其第四卷羲之暨其子操之等筆此

冊標題下有[illegible]之等附四字正是閣帖續本第四卷而南禺目為太清樓古刻者徽宗既刻大觀帖十卷於太清樓又以淳化秘閣續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為太清樓續帖即是淳化續帖豐氏之云洵是考之最核者也全帖不可得見所見僅此一十六帖耳而縱橫古雅右軍龍跳虎卧之奇淵然可見比於閣帖故當家過數倍而自宗到今競賞閣本此

太清樓續帖遂至湮沒無傳貴耳賤目自古已然深可惜歎余得此册於京師愛其竒蹟手自精摹重勒之石標題之下𢳆之等附四字不復刻者以㮛之等書失去也卷後官奴二謝兩帖不知何本所刻鐫法精絕僅下真蹟一等定之非宋時名手不辨詹仁已下四帖竒古可愛亦是宋本并麗卷後以成右軍一段殊觀

晉王羲之筆陣圖

唐孫過庭書譜云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三手圖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偽尚可啓發童蒙則在唐時已疑爲偽今世所行既不止七行又無執筆三手且其文字較集中所載差誤既多遺脫過半又以張昶誤作張旭張旭唐人右軍意中焉得有此而預書之以此而推則此書正在唐後與同州大草蘭亭皆出一人手當是五代時

人所書吏非孫過庭所見本也此書比於唐人骨力已鬆然書猶質正無宋人佻巧氣習猶可存録若世俗所行楷書本前有右軍像者則是墨工槧人所作更不直一笑矣

晉孝女曹娥碑

後漢書載曹娥事與碑畧同而有微異碑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所謂婆娑者即撫節安歌之貌也而史云迎婆娑神則竟爲江神矣又

不書其抱父屍以出事夫孝之大至於感鬼神通生死乃為真至娥以十四齡女子號泣求父至十七日之久又經五日卒能抱父屍出與父同命此其孝思所感神人鑒之雖為日已久遂終其志固其所也而闕而不書豈以其事與殊先雄叵相類而雄之所處尤難故闕之乎然則度尚碑之有造於孝女者大矣

此碑本絹書遒古勁健在諸小楷中別又一格

昔人評此書謂如幼女漂流扵波浪間殆不可曉覩其情思怫鬱骨遒韻促得孝女哀號求父之意為多此古人書所以不唯肖其貌并且追其神者也書家解此方入神品

焯按此跋凡三段中一段已見竹雲本

曹娥碑別本見竹雲本

晉王羲之王略帖見竹雲本

晉王羲之快雪帖見竹雲本

晉王羲之褁鮓帖見竹雲本

晉王羲之官奴帖

右官奴帖真蹟冷金箋書有明神廟時在新安許文懿家後歸吳用御太學董宗伯所摸入戲鴻堂者即此也然較余所得宋搨本字跡既殊工拙亦異此為真蹟彼所摹刻者又當何據耶去古既遠真贋難辨此僕論晉唐行楷所以謂但當問佳惡不須辨真贋者也以其為真蹟故

聊復存之耳

晉王羲之頭眩方

黄伯思東觀餘論云政和丁酉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陽陳君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潯陽後兵於山間劚石得一大石中空内有小石若碑版然視之有刻文即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知緣何有此逸少嘗在江州豈晉以後好事者曰移刻於石間與當時伯

思所得陳教授本即潯陽元刻比絳帖差纔逸結字互有工拙余未覩元刻僅從絳本臨摹然清圓變化故是玉潤帖一色筆墨米老目為永興書恐是皮相

晉王羲之豹奴帖

右軍豹奴帖見希白潭帖中右軍平生作章草存於世者唯此一帖耳大令江東帖乃是後人依託不足錄故闕之

晉王羲之行穰帖

思翁釋文還衣作還示按衣字中筆右拂疑當作哀姑存其説以俟知者

淳熙續帖羲之帖

右八帖淳熙秘閣續帖所刻比於淳化官帖殊清逈有出塵之姿右軍風裁去之應不甚遠

明豐坊所藏羲之帖

右一十七帖豐考功南禺所藏南唐古刻也閣

帖以下皆無之惟董氏戲鴻堂略見一兩帖而摹刻凡陋不逮遠甚余以康熙丙申獲自京師以為右軍諸帖之長心慕手追不啻百數今日早起獨坐雨窗精心臨仿一過頗有入處

晉王獻之洛神賦全本

陳思王賦洛神蓋即離騷思美人之意時植以飲酒任性不自彫勵見疎於上黃初四年来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見植乃上責躬詩以自

訟此洛神賦蓋即責躬之義繫心君王綿綿增慕雖僅得一見而正恐一逝異鄉九泉永隔故託此見意而或者以為感甄考之於史多所未據後漢書孔融傳云曹操攻屠鄴城袁氏父子多見侵掠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魏畧云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脇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太祖聞其意為迎取之魏志云甄皇后上蔡令甄逸女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

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則甄始爲袁熙婦終爲文帝后無疑也而李善注此賦則云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忘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玉縷金帶枕時甄已爲郭后讒死植見枕泣下朝還息洛水上忽見女子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時物遂薦枕席歡情交集又云豈不欲常見但爲郭后以糠塞口

令被髮掩面羞將此形類重覩君王耳言訖遂不復見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自勝因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此說弔詭不實蓋剽取賦中恨人神之道殊陳交接之大經一段語意為之李義山詩來時賓館阻佳期去後漳河隔夢思元微之詩亦有班女思移趙思王賦感甄之句蓋皆同此系猶會真記一文人造此女遂至橫被千古不可改為耳其

實不足據也按魏志黃初二年植與諸侯並就
國灌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貶爵安鄉侯
尋改鄄城侯三年立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邱
王其年朝京都則植来朝乃在四年而賦序則
云黃初三年當由志誤
世多以洛神賦為子敬書按馬澄評書謂勸進
洛神賦諸書十餘種皆作今體李陽冰謂右軍
此書與畫象贊同稱為右軍之跡又廣川董逌

書子敬洛神賦後云逸少此賦當以爲第一今無復存但子敬所書猶傳疑未可以伯仲間論也則逸少嘗書此賦可知子敬世其家學故亦好書此賦世人每見洛神本皆以歸之子敬正猶東漢諸碑多以爲蔡邕書耳故黃長睿以洛神小楷斷爲子敬書餘所流傳豈盡大令筆蹟要當鑒以心目勿信耳傳爲佳余所得寶應喬徵君全本真行草章兼備精古殊絕與世所流

傳十三行本不類疑是右軍書或即大令所書別本皆未可定要之自是無上太古第一妙蹟正不必鑿取一人爲主名也

晉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

古帖往往多別本每名蹟出一臣公爲之提唱遂至千臨百摹競相傳刻不惟書法懸絶并其文字亦多異同如右軍蘭亭大令洛神十三行魯公麻脯北海縉雲等帖是也自黄

長春以十三行為子敬真蹟遂轉相倣效好
醜不同不可䟽擧今以所見列其佳者以備
采覽

唐臨墨蹟渠谿安氏所藏邵魯訓以油箋摹淂
一紙余從京師見之雖方遒圓不守繩墨而自
出勝槩全是禊序內景妙處定從真本摹得者
唐人為法度所窘不能及也或者目為褚公所
臨褚公天才超逸其摹禊序可謂具體而微及

其自運則但有右軍之一體此本變化俛異意在法外謂褚公所摸則可謂褚公所臨則不可十三行傳本不一要未有出此上者有此天下叵未可以人力爭也唐臨墨蹟

焯按竹雲本僅有此跋亦有增損處

十三行刻本以武進唐荊川先生所藏爲天下第一腴潤飛動骨在畫中態出字外精采豔發奕奕動人今在其六世孫蒯門制府家余曾借

摹一本以端石精刻凡三月乃成比於原刻形神具足遂出元晏本上

武進唐氏本

比於梁谿華氏得劍光閣所藏古搨一本字勢腴勁與荆川本正同而搨為蟬翅尤覺紙墨古雅神彩煥發行間闕九字又與荆川本小異荆川本今蓟門制府球圖守之不可復得見此本不復使人念荆川矣

梁谿華氏本

十三行傳本不一唯安氏唐摹墨蹟奇絶一世

次則賈相西湖本新建袁氏本猶能自闢門戶餘皆依約唐氏本無少踰越梁谿秦氏春星草堂所藏純用黃庭內景筆法稍加豐腴致有傑思且以十三行為十四行乃從所未有尤新異也此本不知何人所臨何人所刻圓勁飛動別有意態審是古搨獨具新規可寶也梁谿秦氏本武進孫文介公慎行以荆川本重摹於元晏齋首行有元晏齋及吳門管一虯摹九字款精心

摸刻年許乃就今世所行十三行無出此上者

然以較荆川本則氣象之厚薄筆力之今古逈

絕中損九字武進人傳說本分以字不當意鎚

損及得華氏本凡孫本鎚損字皆闕乃知文分

蓋以華本為正故鎚損之然則華本之足正休

唐本蓋可知矣 武進孫氏本

元晏本外涿州馮氏本盛稱於時且云即元晏

本董思白以宋牋精搨割去首行僞為宋本售

利於人然余曾見元本於京師董凡六跋今所刻者乃第一跋亦已節去其三之一矣帖本搨法枯燥無唐本清明潤澤之氣並非孫本觀此知事非經見僅據流傳誤人不少涿州馮氏本

康熙戊戌三月新建裘魯青在京師出見淘溝者得片石視之有文洗之則洛神十三行也以小錢十九文易之以歸石已破亡其半止存七十餘字行間多有闕文左角下方又有樂毅論

中三字不知何由細玩筆法蒼茫中有逸氣勝近代刻本百倍洛神賦既跡遺頭尾但存一十三行又何不可六七行乎新建裘氏本

西湖本者相傳得自西湖為篙工所傷故字多剥蝕向在海寧陳乾齋相國家後歸翁蘿軒學使今在越州汪氏余曾借搨數番石方尺許厚五分淺黑色與賈秋壑玉枕蘭亭正同世亦名之為玉版本然蘭亭石理堅潤利刀試之不能

入此本字既散緩不收石亦新而不古既云淪落西湖爲篙工所傷豈有正面剥蝕殘獨完好之理當由蘿軒僞刻一本以售於汪汪耳食而不之省遂信以爲真耳余以其盛有聞於世故列之卷末而爲之辯如此西湖本

晉王獻之請加禮謝太傅表

按晉史謝安以晉孝武帝太元十年乙酉八月薨是時獻之徵拜中書令朝臣議安贈禮頗有

同異獻之上表明之按先時肥水之捷功雖出謝石謝元然籌畫機宜者安也安為宰輔功莫大於此表所稱載宣威靈強猾消殄者是也既破苻堅以功晉太保都督揚荆等州諸軍事加黃鉞上表切讓表所稱功勲既融授教高讓者是也安少有公輔之望而高卧東山屢徵不起及居宰輔而東山之志始終不移表所謂弱冠遯棲等語皆實録也安薨時年六十賜賚甚厚

贈太傅謚文靖皆獻之一表之力也時獻之年四十二明年遂卒此表世不經見惟故少司寇卞令之家有之後有朱考亭跋皆墨寶也

晉王獻之中秋帖

米元章目此為天下第一子敬書然從來摹本分大軍以上為二帖董文敏以其文意相屬始為合之信快事也

晉王獻之桓山殘碑見竹雲本

虛舟題跋卷二原第五

金壇王　澍篛林著
吳興温　純一齋訂

晉武帝帖

此晉武帝書或於帋末加王羲之三字欵虞伯生竟目為右軍書誤也今據汝帖改正

晉郗恢書

阿乞書法名齊乃兄故述書賦有草勢兄優正

書弟潤之語此授衣帖四行體朗多姿故當步
驟叅軍也

晉王薈書

庾肩吾書品謂衛軍書動成楷則殆逼前良今
所存唯萬歲通天進帖中三行耳已半剥食不
可讀矣余以其僅存者臨之使衛軍風裁不至
淪絶亦較爲得也

晉王珣書

法護為丞相導之孫吳郡內史洽之子宣和書譜稱其家範世學草聖有傳閣帖止冬末四行余從僧希白潭帖中得伯遠帖因并臨之

晉王廙兩表

黃伯思云世將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閣帖所刻風力柔緩不如快雪本轉勅王有古意安見古今人果不相及耶

晉楊羲黃庭內景經見竹雲本

晉謝安書

此臨寶晉宋本董氏戲鴻亦載此帖而米老標題便大脫失焉間筆法故知戲鴻之草略爲千古第一惡札也

晉索靖月儀章見竹雲本

宋謝莊書

右謝希逸詞翰南唐李主所藏賀方回稱其字畫遒勁勢若飛動余精意臨模如六朝風格信

非唐以後所能追躡也

梁摸王羲之樂毅論

樂毅論乃右軍書付第七子獻之者後有記云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書付官奴官奴大令小字大令幼年作書右軍潛於後掣其筆不脫故書此賜之規矩整齊不作一縱筆點緣大令書多豪縱故抑置之令就規繩也此書為右軍正書第一張彥遠法書要錄云梁世摸出天下

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之以獻文帝帝以賜始興王始興薨仍歸廢帝帝殂又屬餘杭公主公主以前王所重恒加寶愛陳氏諸王皆求不得唐有天下追尋累載方得文皇甚重之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勅内出樂毅論命馮承素摸寫分賜長孫無忌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見於褚遂良所記中宗神龍時歸之太平公主先天

中公主伏誅爲咸陽老嫗竊去縣令追急以投爨火於是樂毅真跡遂亡石本者宗學士高紳所藏沈存中夢溪筆談以爲右軍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獨樂毅真跡爲石本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按前所記樂毅論自有紙素本源流井然溫韜所發乃蘭亭非樂毅也高氏石刻當別一摹本梁武帝答陶貞

白書逸少樂毅論乃徽麁健恐非真跡陶上啓云樂毅論心甚疑其非真而不敢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又唐武平一少育宮中見扇書樂毅論乎一所見乃是唐人臨本今高氏石本正麁健非出梁武帝所疑本即是平一所見扇書高紳學士為湖北轉運道中聞砧聲清遠曰得此本於其家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緝綴櫝以木箱紳死家人初不知惜好事

者往往就閱或摸傳其本其家遂秘藏之漸為難得皇祐中紳子安世為錢塘主簿携石以行所存四纔得一未後獨存一海字一片耳後其子弟以此石質錢於人為郎官趙竦所得元祐間竦被旨開呂梁洪挈此石隨行竦尤珍惜有求者必手摸遺之竦殁遂不知所在歐陽公謂火焚其石者非也此石蕉健定非右軍墨蹟又有一本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而乏

王氏逸韻今世流傳全本葢即王侍書本且又轉相摸搨失真已甚不足存也又有一本宜興周抑齋所藏後無永和四年書付官奴款而有貞觀六年褚遂良奉勅審定及排類跋張宣公敬夫題爲右軍真跡真跡唐初已亡安得至宗復存宣公之語恐是臆揣無㨿褚河南貞觀六年一跋亦屬後人依託唐徐浩古蹟記云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太宗以二王書裝成部帙命起

居臣褚遂良排署則排署乃貞觀十三年非六年也今此本刻馮氏快雪帖中骨柔韻短定是後人僞託豈惟非右軍亦斷斷不是梁唐摸本以付書史鈔胥作粉本可耳今定之著樂毅論正本當以梁摸爲正

樂毅真跡既亡梁時摸本猶自流傳於世唐人所摹蓋據梁本卷後有朱异徐僧權款及右軍永和四年書付官奴記者梁摹也其無此款記

者唐摸也今余所收僧希白潭帖本正是梁時所摸且不關唐諱定是梁也此本與吾家鬱岡帖新安吳氏餘清帖所刻正同柔閑蕭散逸態橫出邢太僕子愿所謂既純且綿亦温而栗者信是樂毅第一非高氏石本可並

梁瘞鶴銘考并圖 以今現存字圖之

江陰真宰
丹陽外仙尉

真侶瘞兮
洪流前固

爽塏勢掩華亭吳集

唯野縣事亦微
相此貽禽浮
山之下仙家
未遂吾利

崴得於茈
上白

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也乃 以玄黃之幣藏乎
崴化於朱方

厥土惟寧 後蕩
举表留

原石凡五𠙴左第一𠙴二行存六字全字四半
字二中上一𠙴六行存二十九字全字二十五
半字四中下左一𠙴三行存二十三字全字十
五半字八乃宗人補刻右一𠙴三行存一十七

字全字十六半字一右款三行存一十三字全字十一半字二共一十二行凡八十八字

焯按竹雲定本云今共存全字七十半字十凡八十字較虛舟原本少八字今以原本考之則歲化於方四字隱見不可攟之幣蔵乎四字僅隱隱可見耳餘跋語大致相同不復錄

梁武帝書

梁武異趣帖墨蹟在華亭相公家曩在京師時曾欲借觀未果今相公已薨未知尚存不也

梁王彬書

思文僧虔子仕梁為秘書監篆隸與書聖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廣陵帖三行故是秘書吉光片羽也

梁陶隱居書

隱居在茅山淂楊許三真君真跡學之故蕭遠

瀟逸似其為人此書法度之外別有清韻已開歐虞之先

隋龍藏寺碑

龍藏寺在今北直正定府今名龍興寺碑以隋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立末行張公禮下僅有一之字之下關為撰為書皆不可知而都元敬竟坐張公禮為撰文未免太鑿碑立於隋而張公禮猶書齊官無所顧忌則

其不屈於隋可知而隋禁綱之寛大亦於是可見書法適勁無六朝儉陋習氣蓋天將開唐室文明之治故其風氣漸歸於正歐陽公謂有歐虞之體此實通達時變之言非止書法小道已也碑中字多譌謬如以何人為河人五臺為吾臺之類不可一二數蓋當六朝荒亂之餘同文之治破滅已盡此雖已稍歸於正而其宿氣猶有存者此固事理之可推無須厚非者也

歐陽公集古錄謂碑在常山府治之門常山令之正定之府也明都元敬以使事過正定嘗遊龍興寺見碑在殿前而謂歐陽公未嘗身歷其地故至誤書今顧寧人金石文字記又謂在殿中不知寧人亦曾親至否如顧說又未知何時移入殿中也

隋緣果道場磚塔記

碑立於隋煬帝大業九年據金薤琳瑯無書撰

人名氏近見閩中蕭氏所收古搨前有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撰并書欵心甚疑之按新舊唐書詢以太宗貞觀初晉率更令安得於隋時便已書之當由好事者以書似率更妄意增此一欵耳當以金薤琳瑯所載無名氏者爲正

大段歐虞褚三家書隋末唐初多有似者如昭仁寺碑之似虞緣果磚塔記之似歐文蕩律師碑之似褚皆由三家名盛一時仿效者衆故往

往似之耳實則三碑書本自佳自足名世好事者強名歐虞褚反掩其美欲為三碑增其光價轉啟後人多少議論無識人帶累前賢不少